

# 孙颯：从写小说到研究孔学

孙长若

2008年除夕夜，舒城县城关镇龙王山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孙颯老先生家的小院里欢声笑语，晚辈们纷纷举杯向老人家致以祝福和祝贺，祝福他来年再出新的著作，祝贺老人家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荣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其颁发了“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及奖章一枚；中国作家协会向其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及奖章一枚；安徽省作家协会、安徽省文学艺术院授予他“安徽省老作家文学贡献奖”；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长、六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授予其“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安徽省作家协会在颁奖词中写道：“鉴于你倾注了毕生心血、智慧和才华为安徽省文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授予安徽省老作家文学贡献奖(首屆)，以资嘉奖。”这也是对孙先生最贴切的评价。当晚，老先生精神矍铄，满面红光，开心地频频举杯，感谢大家的祝福和祝贺。

孙颯先生原名孙家骥，笔名晴声、镜之，1927年农历9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白马岗一个书香之家。孙颯先生受家风濡染，继承书香门第的传统，年轻时就开始投身文学创作，晚年又涉猎国学研究并多次关于国学研究的理论著作。2017年3月19日孙颯先生驾鹤仙去。孙颯先生的文学艺术造诣和文化贡献在皖西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的篇章。

孙颯先生的童年是在颠簸和坎坷中度过的。17岁时他在抗战时安徽省会立煌(今金寨)谋生，在当时安徽省审计处当了一名雇员。走上谋生道路以后，孙颯开始接触新文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机关迁至安庆，安庆与南京、上海一江相通，京沪出版的报刊书籍纷至沓来，这给他学习新文学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可以说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的著作他都买了读了。与此同时，他开始了学习写作，并向当时安庆的报纸和南京的《大刚报》投稿。1946年初，他的处女作小说《雪地》在南京《大刚报》发表，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并由此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8岁那年，遵从父命，孙颯结婚了。孙夫人是当地一户人家闺秀，温婉娴熟，十分贤惠。1948夏，他辞职回乡。1948年冬，舒城解放了。孙颯积极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先后担任过农会文化教员、私塾老师、村商店店员。由于家里分到10余亩土地，他还正儿八经地当起了农民。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也为他积累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951他在《皖北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保甲》；1952年在《安徽文艺》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短篇小说《再嫁》，当时正值新婚夫妇蜜月，因此受到普遍赞扬。1951年秋，在县区教育部门的支持下，他在本地创办东王庙小学，并担任校长。他利用教学以外的时间继续进行创作，在省里的报刊上陆续继续发表了一些作品。由于自己的努力，他的创作活动得到省里文化艺术界的重视，每年省文联都会通知他参加一些创作会议。

1954年秋，孙颯被调任枫香树乡文化站站长。枫香树是一个山乡，但业余文化工作很有特色。一是这里的业余剧团在当地很有名气，二是民歌创作很活跃。在枫香树文化站工作期间，孙颯一方面干好本职工作，使枫香树乡成了当时全省群众文化的标杆之一，培养了包立春、杜来胜等农民作家，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不少世界名著，从而充实自己。这期间，他读了托尔斯泰、契可夫、高尔基、巴尔扎克、司汤达、普希金等等名家作品，这些成了他以后文学创作中取之不竭的源泉。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秋收之后》、三万多字短篇小说《柴山歌声》等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1958年，孙颯被调入县文联工作，主要负责《舒城文艺》的编辑并兼《舒城报》的文艺编辑工作。其间，他曾深入龙河口水库(今万佛湖)建设工地，和千千万万民工们吃住在一起，目睹了人定胜天的奇迹；深入到人民公社基层了解大跃进的真实面貌。1960年中国第二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同时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后改称安徽省作家协会)正式成立。会后，省作协吸收了第一批会员共40人，孙颯先生是第一批会员之一。在省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理事兼会理事。

1962年、1963年是孙颯创作丰收的季节，但仍以短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为主。省第二次作协代表大会以后，他递交了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得到省作协的支持。长篇小说《万山红》随后开始动笔，至1963年底初稿30余万字基本完稿。这期间，孙颯先后创作大型现代庐剧(梨树记)和《华女志》等剧本，公演后好评如潮。

我收存和喜用折扇，不仅因为它能体贴呵护人，还因为这是一件持久而有意义的事情，具有启迪教育作用和纪念收藏价值。

我存得时间最久、用得时间最长的，是一把高档折扇。那是“己卯”(1999年)夏月，科室重组，我与同事王兄去皖西大戏院东侧六安文物商店买的。那扇子是皖文人写字作画的宣纸原扇，奶白色的扇面洒满金粉，透着昏、闪着光；扇骨稠密、扇面坚实，22根扇骨经精心打磨、上油、轻而光亮，两边的大扇骨手感光滑。王兄说这扇子两边都是白胎宣纸，没有一个字，没有一笔画，觉得不得劲儿，要我给写上字，我想也是。那时年近三十来岁，胆子大，虽然未写过扇面，但还是挑了韦庄词《菩萨蛮》抄录下来：“劝君今夜须沈醉，尊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愿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我先抄了自己的，落上款，临时用日常私章代印，然后在王兄扇上也如是一番。因为是留作纪念，自娱其乐，所以字好字坏无所谓。扇子跟我到如今已整25年，名字单位地点搬了4次，办公室调整了数次，此扇总是摆在案头，我经常一边摇着一边啜摸诗意。这扇子、这扇诗、这扇子的故事，从我35岁陪伴到如今！

收得最严实、最不敢用的折扇，是我上师范时的美术老师洪志准先生——画家、美术教育家——馈赠的，岁在“癸未荷月”。2003年初夏之交，我随局领导到当时安庆枞阳县参加省教育厅主办的特殊教育考察与培训，偶见老帅，才知道此扇他已调任金寨县教育局副局长。师生彼此这时候、互道近况，甚是融洽，难忘的先生谆谆教诲、做有志之人、有德之人、尽责之人。分别不久，先生竟托他单位司机带给我一把折扇。

我很是激动，轻轻打开扇盒，小心翼翼地

我是个六安人，自幼喜欢三餐六安小吃：凉粉、卤鸭、胡辣汤。后二者以后慢慢少吃，现在正值盛夏，凉粉大行其道，品尝凉粉是口福，而了解凉粉，也是“教人做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书房里藏有一幅《卖凉粉》，此图取自《北京民间生活彩图》，仔细看，该图上左上方有短文：此中国卖凉粉之图也。其肩挑前一木盘，上列碗、筷子、醋瓶、作料。其后盘后，后有一木筒，内盛凉粉。此粉系元粉，搗成方块，用铜片旋成细条，以油醋浇之而食也。——都说千里不同风，六安、北京相去何止千里，然而卖凉粉这项活动，却何其此相似乃尔。唯六安的凉粉切片，后面盛放的粉粒，覆之以盆，无须切方块。凉粉整体保持半球形，用铜旋子，将凉粉旋成条，更为方便。

只是制作凉粉的原料，各地都会因地制宜。六安盛产豌豆、绿豆、大米、红薯、橡实，都是富含淀粉、多糖、果胶的农作物产品，且工艺简单，只需一盆石磨，几只瓷盆，小户人家，也能自产自，假如上街兜售，一副担子，便能成其好事。

旧时做凉粉，原料总须自家磨研、去渣，

1968年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孙颯被下放到春秋塘茶林场劳动至1971年。这期间他一直没有动笔的机会，但他恰巧利用这个比较赋闲的时间段，整理了自己一直以来在基层工作、生活所获得的丰富的生活素材；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逻辑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政治理论书籍，从而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库。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创作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孙颯先生恢复了工作，被调回县文化馆担任群众业余创作辅导，并主编内部文学刊物《园地》。作为人梯，这期间他培养了一批文学爱好者，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引路人。不久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孙颯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山红》出版。这期间他曾根据省作协的安排去怀宁县农村体验生活近半年，并完成长篇小说《碧云岭》的初稿。期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大量的短篇小说，并编辑出版散文报告文学集《茶棵青青》。

1978年在六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颯先生当选为六安地区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为了子女就业，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孙颯先生提前退休了。这对孙先生来说，是一个专心致志进行文学创作的大好事。仅仅几年时间他就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迎春柳》和《那年月》。共70余万字。随后又陆续出版长篇小说《旋流》《金秋十月》《山青青水弯弯》；编辑出版《孙颯中短篇小说集(1946—1988)》、诗歌散文集《枝叶集》等。这一时期是孙颯先生文学创作的大丰收时期，也是他生活、创作的底层初心不改、孜孜以求、奉献文学事业的精神最闪光的时期。由于文学创作硕果累累，这期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正式会员。

由于受家庭的影响，孙颯先生对传统文化和国学研究一直很有兴趣。退休后，他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对当前的理论界有关孔子研究和传统文化探讨十分关注，订阅了有关报刊杂志，赏读了匡亚民等大师们的不少著作。渐渐地他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于是在人生最后的20年，几乎是如痴如醉地扑进孔学研究的神圣殿堂。他十分厌恶有的学者崇洋媚外，厚此薄彼地贬抑孔子和儒学行为，决心以一己之力探索孔子及其著作的博大精深以及其长盛不衰的传承规律，用3000年来生生不息的事实来证明孔学在中华文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力求说明，为什么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唯有中华文明仍然光彩四射，而其他三个均已湮灭。于是，他在十多年时间里通过博览群书，拜读大量国学经典书籍，最终写成并出版长篇小说著作《孔学深探》《中西文化比探》《中国社会史探》《国学新探》共约120余万字。另有《正探》《易探》《革探》三本学术著作手稿已初步完成。由此，孙颯先生被西北大学现代文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孙颯长期生活、工作在基层，他接触的都是最为普通的平民百姓，而且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大多都是为他们讴歌，为他们而写。其实，孙颯除了文学创作以外，爱好十分广泛。比如，他酷爱书法、工隶书。其书法作品曾参加安徽省老年人书画展览，并在省内外有关杂志上发表过书法作品。他爱好戏剧，特别是京剧。年轻时曾是小有名气的京剧票友。他的二胡、京胡也拉得很好。这些都对他后来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丰富的营养。

不为斗米弯腰的文化人性格，使他从未为自己的贫穷而向组织伸手，他的一生几乎是在清贫中度过的。即便生活清苦艰难，但他那颗颗为文学而跳动的心从来没有消停过，始终是那么激越地跃动着。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张翼，安徽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詹彦周都曾对孙颯先生的创作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詹彦周还为《孙颯中短篇小说集》写了3000多字的序，综合评价了老友的创作成果。

孙颯先生一生与笔相恋，与稿纸相濡以沫。他认为作家做人要严谨，倾情生活。他说：“我的文学创作活动都是厚实的生活积累所支撑的。生活是土壤，离开了生活什么作品都是缺乏生命力的。”孙颯认为文学创作也好，学术研究也好，其作者对世人事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能人云亦云，炒人家的剩饭，故弄玄虚。文学创作是绝对没有捷径的。这些，都是孙颯先生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

## 折扇·人生

严仍江

在我珍藏中，有两把写有嵌名诗的折扇，是在著名文旅场所花钱买来的。一把是乙酉2005年，我刚过40岁，人生步入中年的关键期，到绍兴研学旅行，在鲁迅纪念馆“三味书屋”的出口，见绍兴书法家名士姚铭铭老先生在写扇字，遂花30元钱买了一把，请他写嵌名诗，以点拨人生。扇子一面是他先前已经写好的“三味书屋”，古拙厚重，一面现写，我报上名字和年龄，他上下端详了我，然后略一沉思便写下两行清秀俊朗的诗句：严谨治学高智慧，仍驾飞舟翔长江。啊，我佩服极了，感动极了！我理解这是对我人生之前的肯定和未来的勉励。这句话鼓励了我20年，使我的人生在40岁后一直保持着青春光彩。

另一把扇子是壬辰2012年，我48岁生日年、结婚25周年的暑期，在古老的都江堰，夫人倩人用我和她的姓名作诗题写扇面：“严于律己做神州，仍放豪情比遨游。江山一览同开拓，郭靖云天伴春秋。飞龙乾坤永翱翔，琴瑟和鸣共白头。”此时现场写就，难能可贵，虽然对我夫妻二人的事业人生是些文学性赞誉，但基本符合人，尤其对未来的“永携手”“共白头”我一直视作箴言并努力实践着。扇的另一面是梅兰竹菊四君子图，

## 六安凉粉

程耀恺

食，有时竟是一盆凉粉，每人两大碗，呼啦啦，如风扫残云，既可去暑，又能果腹。

我家有一部《植物名实图考》，其“卷之二十”第二节即为“木莲”，作者写道：“木莲即薛荔……俗以其实中子浸汁为凉粉，以解暑。”鲁迅在《百草园记中三味书屋》中，写了八种草木，木莲为其中之一。木莲为常绿攀援藤本植物，所结果实，状若蓬蓬头，故有其名。薛荔果六七月间，内空而轻，八月后，则满腹细子，大如种子，我一直想尝尝木莲凉粉是什么滋味，但如何用木莲子“浸汁为凉粉”，吴其濬惜字如金，鲁迅亦语焉不详，所以一直未能如愿。幸好某年去六安瓜片的核心产区龙门冲访亲，亲戚姓方，他家后山上有薛荔，中秋已过去，果熟了满，方家代代主知，都是做凉粉的高手。见我来了，即刻从后山上摘了一小篮薛荔果，先把薛荔硬壳中带黏性的种子取出来，

7月6日，参加了《徐有亭诗集》发行座谈会，事实上也是这部诗集的首发式。

我与徐有亭的交往，好像始于1992年他被霍邱县曹庙乡聘为桑蚕技术员的时候。一次，我与皖西日报社的一位同志赴霍邱县城采访，应有亭之邀，还在曹庙乡政府住了一晚。30多年来，我目睹徐有亭不断成长，也目睹他在新闻写作和诗歌创作上不断努力、奋进和成熟。

参加会议之前，我想有亭忙于通讯报道，诗集可能只是薄薄的一本。哪知来到会场拿到诗集大吃一惊：诗分三集，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很漂亮地包装在一起，比古代修城墙的砖头还厚。诗集共收诗1200多首。他习惯在手机上手写诗，因手机丢失而遗失600多首。徐有亭1990年春开始写诗，截至今年，他共写诗2000多首。我对六安诗人研究不多，不敢说徐有亭是写诗最多的一位，但他写诗数量名列前茅则是肯定的。

《徐有亭诗集》包含三册，分别由三个人作序。上册题为《歌唱你啊，我亲爱的祖国》，作者为李训喜(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兼水利作协主席)；中册为《写给所爱的人》，作者为柳冬妩(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文学艺术院一级作者)；下册题为《短歌行》，作者为张孝玉(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诗词学会副会长)。三位作者都是棒槌腿。其中李训喜是霍邱县的“老”诗人了，写诗很早，曾经交往过。后来他外出做“官”，再没晤面。柳冬妩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创作“打工诗”并有厚原创著、对打工诗作深入研究的人。他虽然身在南方，但念念不忘家乡作者、家乡平野大地、文化人物。他对皖西文化有精深研究，有多部著作宣传家乡。我主编的《韦素园全集》出版后，柳冬妩又将新搜集的韦的一些著作寄来，虽有不是重复，但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惜哉全集已出版，无法收入，但我对冬妩一直心存感激。

李训喜眼界独到，说得准确。他说：“有亭的诗歌题材极为广泛，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春夏秋冬、山川风物、人事代谢，亲朋好友，诗酒年华，无时不能着笔，无处不能为诗。我尤其赞赏有亭对父母、对爱人、对孩子、对底层劳动者那善良、互助、坚韧、乐观等品质的讴歌。”诚哉斯言！他虽然主要对有亭诗歌的内容说，但说得全面。

张孝玉精于旧体诗词。他说：“近年来，兄(指有亭)又喜欢上了格律诗，工作生活之余，常常平仄仄仄地推敲，苦学苦练，每有灵感便记下来，反复斟酌，竟也写了不少首，其中有的有灵气可圈可点”，并说：“有亭兄的《短歌行》，以现代诗全部是三、五行成诗，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笔凝练，意蕴深长……这就需要很高的文学造诣和知识储备。”对张孝玉的这些点评，我是极表赞同的。

徐有亭与柳冬妩的关系，我想多写两句。柳冬妩在序中说：“初识徐有亭，是在三十多年前那个夏天，我正在油坊河与汲河所环抱的村子里挖地。我与徐有亭都是油坊河边长大的孩子，他住在彼岸，我住在此岸。我们有着与油坊河有关的共同记忆。”接着，柳冬妩写了一段很感人的话：唯有有亭可以应付岁月沧桑，将历史浓缩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我为包括絮以云在内的数十位清代寒氏诗人，写了一本书叫《江山幽处寄重轻》。搜集资料期间，徐有亭帮我拍了几百页民国《霍邱县志》，尤需一记。在某种意义上，我研究寒氏家族诗歌，就是在为故乡宣传，建构乡园的文化记忆。也许只有诗歌能烛照历史的幽微幽暗之地。对于那群湮没在历史深处的寒氏诗人而言，徐有亭的诗歌写作，承担了与他们续接前缘的宿命。循着徐有亭厚实的诗稿，不禁想起曾笠写给寒以云的诗：独吹清气文章，风雅由来最擅扬。赢得赠诗三百首，不辞萧瘦到归装。

油坊河啊！你虽名不见经传，但在霍邱大地上长流万年。你带来五谷让民众果腹，也带来诗脉流淌千年。柳冬妩说徐有亭续接了“前缘”，那冬妩将同村寒氏家族数十位诗人的诗咏续续做好，令中国最早的“打工诗人”的名号，声传九州，名扬世界，令人肃然起敬啊！

只是油坊河千百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流淌更多的是贫穷和饥饿，以致柳冬妩、徐有亭们自小就营养不良、瘦弱不堪、诗书难继，徐有亭得了个初中毕业，柳冬妩也不

## 参加《徐有亭诗集》首发式想到的

徐航

会更好，踏上社会之后通过苦学，两人才都得到大学毕业的学历。

如此，自幼同样家境贫寒的李训喜，深有感触地说：正如有亭在后记里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穷苦的农村孩子，辍学、自学、打拼、奋斗，最后靠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收获了文学的丰硕果实。这是一个颇能打动人心的励志故事，在当今社会尤为能够启迪人生。但是，有亭能走到今天，除了他所真实感谢的那些给予鼓励和 supporters 的支持的老师，我认为，他还要感谢那给他艰苦磨砺的丰富生活，感谢他自己始终拥有一颗饱满、热烈、纯粹的诗人之心。只有这些元素熔铸在一起，才能淬炼出有亭诗歌创作的精华，铸造出对祖国、对人生、对时代的大爱。

徐有亭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理事、六安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六安市作协理事、霍邱县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先后在全国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诗论稿、散文作品1000余篇，并多次在全国获奖。

这次座谈会结束之后，霍邱县电视台采访了我和。面对镜头，我只是谈了寥寥数语。我在肯定徐有亭诗歌成绩之后，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写诗不一定要追求量多，而要追求质好。我说，《全唐诗》中，张若虚只有一首《春江花月夜》，但却出现了“孤篇压唐”的效果。

张孝玉在为《徐有亭诗集·短歌行》所作的序里说：“写诗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沉淀，更是人生阅历的展现，创作之中也更需要自控力。思想、言行以及时间和心境，这些元素都很重要，它往往决定了创作的方向和风格。张孝玉在此说了大实话。中国历来对诗作了各种定义，有一种是从语言角度的：“诗，是形象、精粹的语言。”因此古人就有写诗“炼字”、“炼字”的故事。“推敲”故事的主人公李贺，曾写过一首诗，极言写诗的艰难：“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清帝乾隆在位60年，是我国历代皇帝写诗最多的一位。他一生创作、出版的《御制诗全集》，收诗42250首。如此多的诗，你或许连一首都还没听说过。还有一个段子说乾隆一次在花园游玩《飞雪》，开口吟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乾隆吟到这里，思路突然卡壳，幸好刘镛陪侍在侧，发现了皇上的难题，赶忙上前补救，说：“飞入芦花都不见”。这样，乾隆的一首御制诗总算完成了。我认为，这个段子是后人杜撰的。在乾隆那样睿智的人，刘镛胆子再大，也是不敢插嘴的。同时，乾隆毕竟做过4万多首诗，咏雪是小菜一碟，不会如此不堪，但乾隆诗不为人所重，则是明明白白的。

还有一个例子，发生在当代1980年之前。当时在安徽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的韩瀚(山东苍山人)，在张志新被平反昭雪以后，写了短诗《重量》，全诗只有四句：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失去了——重量。

张志新(1930—1975)，女，出生于天津，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因揭露林彪、江青一伙搞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四人帮”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5年4月惨遭“四人帮”杀害，年仅45岁。1979年3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韩瀚为著名作家，发表出版多部长篇小说、诗集和散文集。他于1979年8月作了《重量》，发表于《清明》1979年第二期，后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韩瀚的诗虽只有4句，但句句重若千钧，震撼人心，感慨苟活者(指只图眼前，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的人)，被评为全国新诗奖，传之后世，熠熠闪光。

乾隆留诗4万多首，印制精美，但没有一首传之久远；韩瀚仅靠《重量》4句、27字，却诗史留名。两位诗人不能类比，诗也不能类比，但所透视的道理，却有可借鉴之处。我不会写诗，但愿与有亭共勉。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而这“两不幸”就让程世莲遭遇了。

程世莲原是霍山县衡山镇牛角冲村一名代课教师，丈夫是县水泥厂职工，她们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是个幸福家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6年秋丈夫却意外去世了，留下一个断了顶梁柱的家，那一年她46岁。

可是祸不单行，2011年初正当她与儿子拆了旧房准备盖新房时，儿子查出骨癌，建房款让无情的病魔吞噬了，新房成了泡影，现在连家都没了，只能寄居亲戚处。三年的求医问药，儿子还是撒下她凄苦西去，留下20多万元的外债和一个支离破碎的窝棚，那一年她74岁。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当她失去子之痛的阴影中走出，与她儿媳满怀信心创业时，2015年初，儿媳又被查出乳腺癌晚期，从此，她和儿媳再次走上漫漫的寻医问诊之路。程世莲明白，只有她挺住了，儿媳才不会垮塌，这个家还会有一点希望。病床床头有慈母，老人视儿媳如己出，精心呵护，不离不弃，喂饭喂药，端屎端尿。然而三年后，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儿媳，留下孤独的奶孙俩，那一年她已过78岁。

三次的灭顶之灾，对任何人来说打击都是沉重的，更何况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然而，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命运要我弯腰，我偏要抬起头来！老人曾誓言：我要给丈夫守家，给儿子还清债，给孙子建个窝！

《贤文》上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一个应该安享慵懒时光的老人，却被命运“逼”上了暮年创业路。2013年，程世莲人租了三分地试种茶菊，因初次栽培，没有技术等因因素，当年的投入血本无归，但她并没有因此趴下，而是愈挫愈勇。老人曾教书育人数十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总结了经验教训，第二年又扩大了生产，承包10亩茶园，种植6亩茶苗。

苦人天不负，程世莲当年就收回了成本，而且以后几年也是年年丰收。如今已是85岁高龄的程世莲，守住了家，还清了债务，建起了新房，她看着自己的“绿色银行”，更是心花怒放，灿烂如初。

有人曾问程世莲：你这辈子苦不苦呀？她毫不犹豫地说：谁的心中没苦过？只是我还有那么多事要干，哪有工夫去哭啊！这就是老人的为人生态度。其实村上人都知道，她在亲人的墓地，在无人的黑夜，早已哭干泪水。

《贤文》上还说：“传家二字耕与读，守家二字勤与俭。”程世莲曾告诉相依为命的孙子：只要奶奶站着，你就不会倒下！在她“好家教，好家风”的言传身教下，孙子金龙茁壮成长，她在家庭出现变故后，毅然选择了参军，这样既减轻了奶奶的压力，又支持了国防建设。2008年5月他去了汶川地震抢险一线，8月份又赶去北京参加奥运会安保工作，11月又去藏区参加维稳……哪里需要哪里去，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保持了优良的家风和军人崇高的品质，也因此受到连队的多次表扬。而今，金龙已是一家上市公司销售经理，去年5月20日，他携手心仪的另一半参加了县妇联举办的“倡导新风尚，传承好家风”集体婚礼，奶奶“给孙子建个窝”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

源头有活水，草木必葱茏。程世莲老人先后被评为“心动六安最美人物”，“安徽好人”提名，她的家庭被评为“六安最美家庭”。

## 源头活水草木葱

汪珊珊

## 夕阳佳苑

责任编辑：宋金婷  
734542876@qq.com